

辽宁归侨回忆录专辑

第十一辑

遼寧文史資料



87
K250.6
38
2:11

辽宁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辽宁归侨回忆录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沈阳



13

327583

辽宁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liao ning wen shi zi liao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字数: 140,000 开本: 850×1168 $\frac{1}{2}$ 印张: 6插页: 4
印数 1—4,000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高 红

责任校对: 赵学良

封面设计: 赵多良

统一书号: 11090·153

定价: 1.30元

發揚傳統精神
獻身四化事業

遼寧歸僑回憶錄出版紀念

張國基題賀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为近事归侨四忆录题

洪丝丝

正学仁怀团结奋斗出版纪念

团结奋斗振兴中华

宋黎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前 言

我国侨居海外的华侨，人数众多，目前已达两千余万人，分布于“五湖四海”，足迹踏遍世界各地。他们有信受帝国主义和殖民者压榨的辛酸苦难史，有吸收世界文明和传播祖国科学文化的成就。为了帮助广大国内外读者了解侨胞的过去和现在，我们特邀请了省内部分归侨撰写文章，编成《辽宁归侨回忆录专辑》奉献给读者。

本《专辑》共收编了十五篇文章，主要反映的是东南亚几个国家华侨的心声，涉及范围虽不甚广泛，但它具有代表性。通过这些文章，可以使人们了解到广大海外侨胞爱祖国、爱家乡的爱国主义热忱；可以看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榨侨胞的狰狞面目；还可以从中丰富你对异国他乡的风情与民俗的知识。他们以饱蘸激情的笔墨，热情讴歌广大侨胞反帝反殖的火热斗争和归国后在党和政府关怀下的幸福生活。我们希望这个《专辑》出版后，将会得到广大侨胞的支持，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介绍给国内读者。

本《专辑》在编辑过程中，承蒙全国侨联主席张国基同志、副主席洪丝丝同志和辽宁省政协主席宋黎同志为本书题词。辽宁省侨联帮助我们组稿和审阅，特别是李君哲同志在组稿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对此，一并致以谢意。

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难免尚有许多缺点和错误，希不吝赐教。

编 者

1984年11月5日

目 录

前 言

华侨世家话沧桑·····	新加坡归侨	李丰殿	1
新、马文学生涯杂记·····	新加坡归侨	萧 村	19
侨居新、马二三事·····	新加坡归侨	黎扶西	33
在海外学生运动洪流中成长 ·····	马来西亚归侨	萧 诚	45
在马来亚集中营·····	马来西亚归侨	李君哲	56
再会吧, 南洋! ·····	马来西亚归侨	缪文灿	89
海外赤子的中国心·····	马来西亚归侨	房玉林	94
在抗日军的日子里·····	马来西亚归侨	夏青峰	104
抗日烽火燃烧着马来半岛 ·····	马来西亚归侨	周 云	115
难忘的一页·····	菲律宾归侨	黄再成	120
东爪哇华侨反帝反殖爱国斗 争的回顾·····	印度尼西亚归侨	傅子任	125
祖国在召唤·····	印度尼西亚归侨	陈炎铨	144
缅甸华侨救护队回国抗日纪实 ·····	缅甸归侨	马兴惠	150
旅朝侨胞话今昔·····	朝鲜归侨	崔殿芳	167
东安镇暴动始末·····	苏联归侨	周岩峰	175

华侨世家话沧桑

新加坡归侨 李辛殿

祖国的闽南侨乡，尤其是晋江县，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亲人出洋过番的。华侨世家也不乏其人，我家就是其中之一。

前辈的命运

我原籍福建省晋江县新店乡，是一个有两千多口人的清一色姓李的大村子，位于泉州市与青阳镇之间。公路从村西经过，交通方便，经常有回乡探亲的海外侨胞，乘坐厦泉线公共汽车，路过这里。偶尔车在村口“抛锚”修理，穿西装，戴白色遮阳硬壳帽的“番客”（指华侨）和下身围着花花绿绿“纱笼”（一种长方形的棉织或丝织品，当裤子或裙子用）的“番仔婆”（泛指在国外生长的华裔女性或侨居国土著妇女），下车休息，掏出一把把“番仔糖”（指外国糖果），散发给我们这些围观的村童们，有时还将色彩鲜艳的发卡给女孩子……所以在孩子们的心灵中，“番客”是很有钱的，长大了也得过去。谁知回“唐山”（华侨习惯将祖国叫唐山，因为盛唐时期，国威大震，外国人称中国人为唐人，依此类推，唐人栖居之地，谓之唐山）的侨胞们，虽衣冠楚楚，却有满身的伤痕，满腹的辛酸，将他们的坎坷经历记录下来，就是一册令人战栗

的华侨血泪史啊！

我这个四代华侨之家的命运就是一例，奶奶曾给我们讲述过，我的曾祖父十五、六岁就跑到漳州府参加太平军李世贤的部队，攻占过福建击毙清朝提督并屡败左宗棠的清军。后来，由于厦门英、法军队严密封锁海岸，以断绝太平军从海上运送军火的目的，致使太平军弹尽援绝而失败了。曾祖父逃到厦门禾山当水手长的亲戚家去，在亲戚的帮助下，藏在运猪鬃的货舱里，通过了马尼拉海关，冒充船员悄悄登岸了。菲律宾向来是晋江籍华侨众多的地方，依靠乡亲们的援助，曾祖父在宿务岛落脚，以种烟叶为生，和当地一位华裔姑娘结婚。由于清朝政府的通缉，始终不能返回他日夜思念的故乡，看看雄伟的紫帽山，尝尝老家的鲜龙眼……。辛亥革命的翌年，他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本想北归，实现叶落归根的夙愿，但不幸感染上瘟疫，而埋骨异域了。据说弥留之际，他老人家将那包当年取之于祖坟上的泥土搁在心口上，枯瘦的双手紧握住我三十几岁的祖父，断断续续地叮嘱着：

“返回……唐山……唐山去，将，将儿媳妇、孙子、孙女……带回去。”

祖父谨遵父命，将祖母和儿女们送回老家新店来了，拿出多年的一点积蓄，新建了一座砖墙瓦盖的“三间张”（闽南人将三间正房两间厢房并有小天井的院落叫“三间张”，是一种很小的建筑单位），让这群来自椰风蕉雨的妻儿栖身，并将写着曾祖父大名的“木主”（一种记录着死者生卒年月及简历的小木牌）安放在正厅的神龛里，以示老人魂归故里。

那年月，军阀混战，国无宁日，贫穷闭塞的福建，更是盗匪如毛，兵痞横行，水旱相继，民不聊生。祖父在故乡住了一年多，听说山里的强贼视他为富翁，要来“绑肉票”，吓得连

夜抛妻弃儿，逃往厦门港，再度飘流到菲律宾，在马尼拉郊外开个小杂货店，一面经营粮油食杂，一面收购零星小量椰干之类的土特产，觅取蝇头小利，养家糊口。祖父按月写“家批”

（书信）汇钱来“唐山”，含辛茹苦攒点路费，大约三、四年回家一趟，住上半年左右，钱花光了，祖母又怀孕了，只得依依不舍地重新过番谋生。

本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世界许多地方，美国控制下的菲律宾殖民地型的经济更是经受不住打击。祖父无法再经营土特产收购业务了，他贱价处理一批库存椰干，将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本钱几乎赔光了。又单纯零售日用消费品给菲律宾人，获利甚微，还有欠帐的，致使祖父连按月汇寄赡养费的力量也没有了。然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偏偏在这节骨眼上，帝国主义唆使一小撮当地的流氓地痞掀起“排华”的恶浪。祖父诚实忠厚，素与菲律宾农民和睦相处，并且周济过一些穷苦人。他们重情义，事先通风报信，祖父的杂货食品店里被暴徒付之一炬，荡然无存了，但他本人却安然无恙逃到马尼拉市亲友家暂避。

这时候，在“唐山”的祖母已经有了两男四女，均未长大成人，最小的女儿仅两岁多。祖父失业，侨汇中断，又无田产可以耕种，只得变卖一些家具、衣物度日，但坐吃山空，终非长久之计。经乡亲的劝说，无奈将三女儿给了下福村朱家、四女儿给蒲口村黄家当童养媳。五女儿太小，本乡本土没人要，也横下一条心给了惠安县一位无儿无女的石匠。记得我小时候，祖母领我在宅旁空场上纳凉，边教我认识夏夜碧空中的牛郎织女星，边触景生情地回忆这些伤心的往事，常常说着说着，泪水就洒落在我的手掌上。我不解地问道：

“奶奶！你，你怎么哭呢？谁打你了？”

“我，我没有哭，是落露水了。”

祖母哄骗我，停了一会儿，又轻轻叹口气说：“现在你不懂事，长大了，你就知道奶奶是苦命人啊！”旧社会闽南侨眷不幸遭遇的阴影，已经开始笼罩我这个侨乡稚童的心灵了。

后来，祖父在马尼拉乡亲的商行里“吃头路”（闽南话，当雇员），他尽管只读了三年“私塾”，却能写一手好毛笔字，会打一手好算盘，因此当上了记帐先生。他省吃俭用积蓄一笔路费，花钱托人在菲律宾移民局办了“大字”（闽南人对入口证件的叫法），又让念了五年书的二儿子（即我的父亲）步他的后尘去菲律宾。大儿子（我的伯父）已在一年前托朋友带他去新加坡亲戚家学生意了。据说，祖父懂得“狡兔还有三窟”这个道理，不让父子都集中在一个侨居国，以求得“东方不亮西方亮”，有个回旋余地。

鸦片战争后的旧中国，列强分割，战乱连绵，国弱民穷，寄人篱下的“海外孤儿”更是厄运横生。祖父尽管个人精明一生，却又怎能扭转历史乾坤呢？他五十多岁的时候，积劳成疾，身患“大症”（闽南人称肺结核为“大症”），拖着枯瘦的躯体，手提一只旧皮箱返回了故乡。祖父看到祖母身体硬朗，两个儿媳妇很孝顺，又有一个孙儿两个孙女可以承欢，家境虽然窘迫，却是和和气气的，紧锁的双眉不禁舒展开来了，嘴角浮现叶落归根的微笑。

祖父回故里，保长、联保主任（后来的乡长、镇长）见不按回乡“番客”的惯例，给他们送洋烟、洋酒、番仔糖和“红纸包”（即礼金），大为不满，伺机报复。三天两头，收车马费、难民捐、修路钱，摊派“剿匪”金、前线慰劳品、神明香烛款，征亩税、宅基税等等，不到一年将祖父带回的钱折腾没了。在此之前，这些地头蛇也曾透信给祖父，祖母也

劝说花点钱消消灾。但老人性情耿直，不肯在恶势力面前低头。

就这样，祖父病情日重，接连吐了几次血之后，就悄然与世长辞了。那时家里只有我这个十来岁的男儿，“弱房孤丁”，无钱无势。一门女流，家境拮据，备受欺凌，无处申诉，使我这个侨乡孩子感到人世间的_不平。

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英、美、荷等老牌殖民主义者夹着尾巴逃之夭夭，南洋群岛又落入日本强盗的魔掌之中。侨汇完全断绝，亲人安危毫无消息，广大侨眷的心头象压着沉甸甸的铅块。伯母、母亲为了让我升中学，将结婚时购置的雕花漆金红色楠木卧床都变卖了。这两位缠脚的中年妇女，跪着、爬着去耕种几亩旱地，收获一些小麦、地瓜和黄豆来充饥。八、九岁的妹妹起早摸黑在池塘水潭放小网捞虾子当菜吃，有时还能摸回点买海盐和火柴的零花钱。十岁那年，妹妹得了糖尿病，无钱医治，只能找巫医弄点香炉灰冲开水喝，或是到野地里拔些草根熬汤硬灌。妹妹卧床不起后，想吃鲞肉（俗称鲞鱼，节肢动物，生活于海底，肉鲜美，闽南人喜食之），叨念好几次，就是没钱买。眼看她越来越不行了，伯母毅然拔下唯一的镀金簪子卖掉。当_她从青阳镇拎着一只鲞匆匆赶回家时，妹妹已经咽气了，只能蒸了一海碗鲞肉羹放在她的灵前，去安慰她短促而艰辛的幼魂。这就是四十多年前，我这个华侨世家所发生的一个悲剧。

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无条件投降了，饱受战乱之苦的海外华侨和国内侨眷，总算盼到东方出太阳了。奶奶、伯母、母亲也是充满_着希望，正在高中读书的我，何尝不是喜在心头呢？因为只要侨汇恢复了，伯父、父亲、姐姐会寄钱供我读大学的。

不久，泉厦公路通车了，汇兑批馆的送信人也出现了。当新店“车头”（指汽车站）有番客下车，当分“批”（即信）人行迹匆匆进村时，我家三位大人总是不约而同地站在屋檐下张望，目光是那样热切，神情是那样专注。然而，一次又一次失望了，一月又一月失望了。

一九四六年春节前夕，我家真的来了番客。邻居几个小学生，在村口就告诉我，因为我刚刚放寒假赶回家来帮助大人舂米、磨麦。这位番客究竟是父亲还是伯父呢？我边猜测边往家跑，“人逢喜事精神爽”，步伐当然是矫捷而轻松的。快到家门口时，只听一阵令人心碎的痛哭声传来，我预感凶多吉少，一时没有主意，呆呆地站在黑漆门外。……

我象在梦幻中似的让人在左臂上佩戴“白纱”（旧社会闽南一带，至亲去世头年戴白纱，第二年换黑纱直戴到满三周年为止）；象听呓语似地听母亲含泪讲述伯父的噩耗：那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英国殖民者卷土重来，组织马来亚军政府不久，这块富饶的国土百业萧条，战争伤痕累累。伯父战前一直在“九八行”（指出入口贸易商行）当“外柜”（负责对外洽谈商务的职员）的职位丢掉了，为糊口养家，只好到新加坡丹絨巴葛当“估佬”（即苦力）。他个子矮小身单体弱，装卸货物本来就很勉强，可是，想多挣几个钱回“唐山”探望年老的母亲和分别十多年的妻子，经常咬着牙加班加点干重活。一九四五年圣诞节的翌日，伯父回国的船票都买好了，但是为着抓紧临行前多挣点叻币（当时马来亚的货币）好给亲友买点礼品，晚饭后又去装橡胶卷了。这天傍晚雨后初晴，跳板光滑，行走必须十分小心。伯父劳累过度，体力不支，在扛着橡胶坨子上船舱时，走到跳板当中，身体晃动几下，连人带货掉落海底了……这时候，伯母还不到四十岁！

父亲也音信杳然，在宿务岛的二姑和吕宋、班乃、棉兰老等地亲戚朋友都在寻找，却毫无结果。日寇占领马尼拉时，据说父亲为“头家”（指老板）看店，没有跑到山顶躲藏起来。当东洋鬼子疯狂屠杀华侨时，他就下落不明了。太平洋战争结束已经近四十年，他老人家要是活着也快八十岁了。可怜的父亲啊！我三岁时您重返菲律宾后，再也没有回过新店老家，妈妈等啊等您几十年，直到五十六岁在沈阳病逝前，弥留之际还用最后一点气力，叨念您的名字！亲爱的爸爸啊！您的嶙嶙白骨究竟埋葬在异国他乡的何方？您儿子是无神论者，却盼望您魂兮归来！

侨家寡妇多

解放前，闽南侨眷中，因丈夫葬身番邦而守寡的妇女，到处可见。解放前，惠安县的妇女常常发生集体跳海自杀的惨案，寡居的侨眷也屡屡增加。我这个四代华侨世家何尝不是如此？祖父去世时，祖母刚过五十；伯父惨亡、父亲失踪时，伯母、母亲也只是三十多岁。但悲剧并没有结束。我的三姑母，从小就过着挨打受骂的童养媳生活，受尽社会冷落，与姑夫结婚了，生了两个男孩后，就再也未见到去菲律宾的丈夫回来。望断秋水盼亲人，盼来的却是一个骨灰匣和几件不值钱的遗物。三姑母也是三十几岁就守寡了，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两个小儿子身上。

四姑母性情活泼，人又勤快，受婆母喜爱，她长得腰粗体壮，成为耕田种菜的好手。十六、七岁和四姑夫成亲后，男人去新加坡找“头路”，她成为家中唯一劳动力。她的遭遇也是令人辛酸的，丈夫一过番，因始终凑不成盘缠回家探望新婚不久的妻子，久而久之又和当地的华侨姑娘结婚了。姑母毫无所

知，忠贞不渝地等着同床共枕不过一个月的丈夫，渴望有朝一日夫妻团聚白头偕老。太平洋战争结束了，四姑夫真的回家了，去时还是二十五、六岁的血气方刚的英俊青年，归来却是骨瘦如柴、咳嗽不息的老汉（其实当时才三十七、八岁）。他得了严重的肺结核，热带地区温度高，不宜于养病，那个重婚的“番仔婆”才允许他回“唐山”。

四姑怀着一片真情，不怕被传染，昼夜服侍，尽到结发妻子应尽的责任。但姑夫已病入膏肓，咳血不止，回家不到八个月就扔下了二十九岁的妻子和年已花甲的生母离开了苦难的人世。

我姐姐所走的道路更是令人不堪回首。她比我大四岁，心灵手巧，吃苦耐劳，颇有主见，在家里起“长子”作用。她特别疼爱我这个小弟弟，对我倾注无数心血。为了让我不断学，她沿街叫卖油条、咸烧饼，每天挣十几个铜板，供我买纸张文具。我离家上中学了，她又去当挑伕，从石狮镇挑百来斤货物到泉州城，得来的血汗钱，除杂米买柴外，就是攒起来供我每学期交学费。

初中毕业后，我考入一家省立师范学校，姐姐高兴极了，她挑着我的简单行李，一直送我到几十里外的洛阳桥头。分手时，她再三嘱咐我：放暑假前，先来信，告诉哪天回家，姐好去洛阳桥头接。那年盛夏期考刚完毕，我就给姐姐写信，但是在洛阳桥头却不见我所熟悉的身影，姐姐失约了。到家，母亲告诉我：两个月前，你姐为了全家老少的的生活，为了弟弟的前途，嫁给一位印尼泗水的华侨商人作“填房”。她当时只有十九岁，而姐夫却三十五、六岁了。

当我展开姐姐给我留下的纸条，看见她拿铅笔写下的字迹（她没上过学，但每逢寒暑假都让我教她读书写字，居然粗通

文墨)：

“小弟，姐不能去洛阳桥头接你了，什么缘故，妈会告诉你的。你要好好读书，别抽烟饮酒。姐要供你上厦门大学，看你有没有本事考进去。”

我止不住泪如泉涌，失声痛哭，一家人也跟着我伤心啜泣。

后来，姐夫因患癌症病故在东爪哇，姐姐也是不到四十岁守了寡。如今，已是年近六十的老妪，侨居在泗水市内嫦娥友丹街。全家人都加入印尼国籍了，只有她这个闽南侨乡女儿保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

姐姐是我这个华侨世家的第六个寡妇。

重走独木桥

旧社会闽粤农民下南洋和山东穷人走关东，均不是遍地鲜花的阳关道，而是艰难险阻的独木桥。奶奶、伯母、妈妈，都发誓不让我这个“孤根独苗”再走父辈的老路。然而，三位普普通通侨眷的善良愿望，又怎能扭转历史的安排呢？

八年抗战胜利了，蒋介石反动政府又发动了内战，在国统区征兵、征粮、征税，压得老百姓走投无路，寻死上吊。我虽然是普师毕业，但保长、乡长照样要抓去当壮丁，被迫夜间躲蔗林，钻古坟，逃避“有吏夜捉人”。三位老人只得求位远房叔父替我办“大字”，卖掉仅有两亩八分园子做路费，让我步伯父、姑父们的后尘，又去新加坡找“头路”了。

我是“新客”（初到南洋的人），买的是最便宜的统舱票。客轮“万福士”号到目的地时，一、二、三等舱的和统舱的“老番客”（侨居过南洋的人）都上岸了。我们却上了木船，被拘禁在新加坡港外的小岛——棋樟山。因为来自“东亚病夫”国度的新客，身上有毒，行李也带菌，必须经过严格的